

(上接第 2 版)1997 年,作为驻美大使的李肇星会见曾经的“联合国同事”奥尔布赖特,好言相劝:“如今你荣膺国务卿宝座,我为你高兴。但是,我希望你当选后美方不要再在日内瓦人权会上搞反华提案了。我们一定会反对,你们又得失败,这样伤感情。”奥尔布赖特不为所动,固执己见:“我知道我们会失败,但对美国来说,这是原则问题。”

鲍威尔也曾单独对李肇星表示过:“两国在人权问题上谁都说服不了谁,如此,我们还是将时间用在更宝贵的地方上吧。等下会议结束后,我们可以告诉记者,双方就人权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,阐明了各自立场。”

一次,李肇星致电鲍威尔家宅,两人说到融洽处,忽闻犬吠之声。鲍威尔调侃道:“我的狗也知道是我最好的朋友来电话了,它急着参加讨论呢。”李肇星不禁失笑:鲍氏的幽默感临场发挥得不错呀。2007 年 4 月 28 日,鲍威尔在李肇星卸任外长的当天即修书一封:“这些年我们合作得很好,成了好朋友。一个人的官职常有变迁,部长会成为前部长,总统也会成为前总统,但朋友总是朋友。”此番陈情,令人回味无穷——虽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,但是真诚的友谊仍是珍贵的。

和赖斯一样都是“孤儿”

赖斯是美国第一个黑人女国务卿。李肇星与她在委内瑞拉进安理会、人民币汇率等系列问题上多次斗智,并曾向其发起“进攻”:“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工作都离不开政治,这没有错;但美国似乎无论什么事都能扯上政治,这样发展下去,与文革时的四人都何异?实在影响合作大局啊!”最终,赖斯不再喋喋不休中美贸易不平衡、人民币汇率问题。

几年前,赖斯不无伤感地倾诉:“我的父母都去世了,我现在更加体会到他们对我有多好。”李肇星安慰她:“我有同感,我比你更早失去父母,我们都算‘孤儿’了,可以集中精力为巩固和发展中美友好做些事情。”之后,李肇星亦对年轻同事有感而发:“事态纷繁,做事应简明扼要——在家孝敬父母,在外热爱祖国,可也。”

每个人都有两个母亲,我爱我的生母,也爱我的祖国母亲——就李肇星而言,慈母养育之恩,固然难以回报;而对故土家乡深沉的爱,更是魂牵梦萦,何敢忘怀!

非洲行:真朋友要讲平等意识

李肇星把平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留在了非洲,1970 年开始,他在肯尼亚工作了 7 年,这是他外交生涯的一个起点。他常对朋友说,对非洲的感情溶入了他的血液,非洲是美丽的,黑色是美丽的。

在使馆,李肇星时刻想着国家利益。采购货比三家,能省就省;充当领导、厨师、司机的公用翻译;倒过垃圾、放映过电影;时刻准备去机场接送国内同志……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他没做过的。而第一次去当地税务局交税的时候,李肇星就发现使馆交了不少地皮税,可外交地产其实是不用交税的。经过交涉,肯尼亚方面退还了之前几年的税款,李肇星因此得到了领导的表扬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在肯尼亚,李肇星经历了职业生涯的首次“外交事件”。1973 年 4 月 8 日,他去内罗毕机场送人,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拦住,要求搜身。一番义正词严的“过招”后,肯尼亚外交部专门发来照会,表示歉意与遗憾。

为了学习肯尼亚的历史文化,李肇星拜肯国人为师,耳闻目染,结识了许多勤劳、友好的当地朋友。肯尼亚朋友帮助李肇星修车,告诉他怎么治理胳膊上的汗斑,无数件涓涓细流的小事,涌动成中肯友好的暖潮。

李肇星在非洲待了近 10 年,去过 40 个非洲国家,“把青春献给非洲”之说并不为过。2006 年 11 月,中国举办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,这是中非关系史上规模最大、级别最高、与会非洲国家领导人最多的盛会,中非领导人就建立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磋商会谈。2007 年初,李肇星一口气访问了贝宁、赤道几内亚、几内亚比绍、乍得、中非、厄

立特里亚、博茨瓦纳等 7 个非洲国家,落实峰会成果。访问大获成功,但李肇星不慎得了非洲型肠胃感冒,从此碰不得冰水冷饮了。他自嘲:就当是伟大非洲送的特殊纪念品吧。

真朋友不因时间流逝而褪色,讲的是一份平等意识——该节约的时候,绝不白送税费;该援助的时候,自当慷慨解囊。在国与国相交、博弈的潮起潮落



时 任
外 交 部 长
李 肇 星 会
见 美 国 国
务 卿 鲍 威
尔



西沙是祖国的一部分

中,“为祖国利益而争”的原则问题始终是居于首位的;除此之外,朋友之间,无事不可商量。

情怀:“诗人部长”的人文关怀

当我试着将话题导入文艺范畴,李肇星谈锋愈健。众所周知,他被誉为“诗人部长”,出版过诗集《青春中国》、散文集《从未名到未名》,且曾为北京奥运会作词《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》。不出意料,问及他最喜爱的作家时,他所提及的无一不是强调公平正义、心怀苍生的大家,其作品中闪烁的人性之光,皆可被化解、融入外交实践。

最喜欢的作家是鲁迅、巴金

“鲁迅曾经说过:一个人、一个国家要自卑或是傲慢太容易做到,而难就难在平等待人。外交也是这样,不卑不亢,互相尊重,便是公正之举。”

鲁迅的《药》在李肇星眼里如同警世钟,“华老栓夫妇给儿子小栓买来人血馒头治病,故事听起来愚蠢,我却至今难忘。不管你官居何职,如果脱离群众,群众照样会把你的鲜血用来蘸馒头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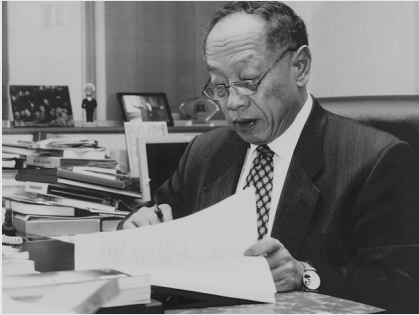
活了 101 岁的巴金曾深情感怀:“我家乡的泥土,我祖国的土地,我永远和你们在一起。”李肇星引用了他的话,阐述自己“一个中国”的坚定立场,“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位母亲,只有一个祖国,让我们共同努力,捍卫自己祖国的主权、领土完整和尊严。坚决反对任何分裂活动。”

“巴老的书我基本上全看了,”李肇星回忆,“外国作家方面,狄更斯、马克·吐温、雨果、莫泊桑、列夫·托尔斯泰、高尔基、契诃夫……我都很喜欢。”

大学论文写了马克·吐温和狄更斯

北大西语系重国语,李肇星的毕业论文一中一西,题目分别是《狄更斯的美国杂记》和《马克?吐温创作的艺术风格》。“马克·吐温撰文为当时饱受歧视

的华人仗义执言,痛骂帝国主义卑鄙无耻,《竞选州长》一文尤为辛辣讽刺,撕下了“自由”、“民主”的假面具;狄更斯特别注意描写生活在英国社会底层的“小人物”的生活遭遇,深刻反映了当时英国复杂的社会现实;他们都是关心民间疾苦的作家。”他顿了顿,接着道:“雨果对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表达了强烈愤慨,托尔斯泰怒斥八国联军屠杀中国人民的恶



学然后知不足,在办公室学习

行,这是真正正义的声音。”

一样的公平正义、一样的心怀苍生,结成横跨国界、相连相通的赤子情怀。提及心爱的外国诗人,李肇星更是滔滔不绝:

“泰戈尔和莎士比亚。其诗歌语言之优美韵味我不说了,你知道吗?泰戈尔是印度和孟加拉国两国国歌的作词者,曾倾力支持中国抗战。至于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,其中第 107 首有句‘和平在宣告橄榄枝永久葱茏’,意象太美了。”

上海印象:不只是延安西路 1538 号

追溯李肇星的文艺情怀,可回到中学时代。彼时,李肇星没见过汽车,也不知道上海的大马路,但是,延安西路 1538 号《少年文艺》这个地址他记住了。“我的千字散文《越活越年轻的爷爷》被杂志发表了,拿到了 10 元稿费,那是我们乡、我们村、我们家一次性收入中最高的。”

对上海的印象,远不止延安西路 1538 号。李肇星在胶南上高一时,重点大学都流行学俄语,但家乡找不到俄语老师,只好从上海找了一个有海外关系、“家庭成分高”的英语老师到山东农村锻炼。在其悉心指导下,李肇星的英语学习进步很快,为日后北大求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凑巧,他的音乐老师同样来自上海,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。“她是我看到的第一个穿连衣裙的人,到我们中学教音乐课。我从初一开始学五线谱,学莫扎特的歌。一大早,天色黑乎乎的,我们就开始练发音,当地的老百姓们都光着脚来看。”两位上海老师的身影,少年李肇星难以忘怀。

上海的礼宾接待工作也让这位前外长记忆犹新。原来,1998 年克林顿总统访问上海后对时任驻美大使李肇星坦言,上海的礼宾接待水平比中国的其他城市先进一二十年左右。李肇星琢磨,上海陪同人员少、劝酒少、菜剩的少,用外交套话表示即“舒适度”把握得好,因此得到了克林顿的肯定。

说到这里,李肇星趁兴搬出了一幅 1998 年与克林顿夫妇出席上海市长欢迎晚宴的大合影向我们展示,“饭店刚送给我留作纪念的,没想到他们居然留着当时的照片。你说我该不该收下来?”“他们肯定留着底片呢,您放心地收下来吧。”我们的意见,最终被他愉快地采纳了。

山东开蒙、上海结缘、北大深造……做过文学梦、想过当记者的李肇星起初并未料到,自己将在外交场上展露才华。或许,不变的人文情怀、对公平正义的强烈诉求,时刻在这个“文艺青年”的血管里浮动,这样的特质作为个人魅力,更增其民间外交的分量。李肇星的一张新名片可对此予以佐证——“国际特殊奥林匹克”高级顾问名誉主席。这是肯尼迪家族主办的公益组织,后者曾多次向李肇星表达了聘任愿望,足见对他个人魅力、外交分量的欣赏。

精彩的故事,在李肇星身上依旧上演,说也说不尽。

临近采访结束,李肇星突然指着脸上的一道小口子问我们:“飞去看巴西世界杯时不小心弄伤的,你信不信?”我们愕然,他旋即大笑道:“好了,说实话,这是宝贝孙女留下的‘烙印’。”

爷爷口中的宝贝孙女,乃今年芳龄 4 岁的李佳馨。李肇星、秦小梅夫妇对她爱怜备至,专门出了本书解读小宝贝儿的悄悄话。“别看她人小,有时候劲儿挺大呢。”李肇星的脸上,是掩饰不住的幸福。这种幸福正在加倍:儿媳又诞下了小孙子,这下,孙儿孙女双全了。

他就和普天下任何一位疼爱孙辈的老人没有什么不同,而下一刻——

“李会长,一会跟您讨论下可能出国开会的事情……”工作人员在身旁催着。

身为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、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会长,李肇星为民间外交事业辗转奔波,真正歇停的休闲时间,恐怕有限。

望着他挥手示意,随后匆匆离去的身影,突然之间,“永不退休外交官”的概念从未如此清晰过。

文汇讲堂 孔冰欣

七年的等待

(上接第 1 版)

这次“采访”和成稿也给了我很大的鼓舞,之后我也破天荒在日本采访到了时任驻日大使王毅(现外交部长),包括以后的文汇讲堂中各类知名却未曾谋面的嘉宾的邀请,也大体需要这类“专业”精神。

许是这次“采访”结下的缘分,以后我一直和李外长保持着淡淡的联系,读他的诗集《青春中国》,读他的散文集《从未名到未名》,读他和夫人秦小梅自费出版的《孙女李佳馨的悄悄话》,也曾因为采访六方会谈受邀参观过钓鱼台国宾馆,因为世博会出版《世界 100 位名人寄语》向李外长约过稿,偶尔也会在他来上海的活动之余聊上 5、6 分钟,而他的几任博士秘书张昆生、

丁孝文、王昱倒也成了好朋友。王昱时常心疼地说起,年纪毕竟大了,还在到处奔波。我当然也念念不忘替上海听众邀约他做客文汇讲堂。李外长重申了演讲的“约法三章”——不采访、不公开、不报道。于是,这个相约一直等到他卸任外交部长,卸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。这次是否全部“解禁”也还是未知数。

手不释卷地阅读《说不尽的外交》一书,熟知的外交风云跌宕起伏,而李外长 50 年外交生涯的风生水起也栩栩如生,掩卷时,我便想起李外长常常在赠书中写给我的话“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”、“祖国唯一、人民万岁”;也想起李外长那些洋溢着泥土中旺盛生命力的不拘一格的青春诗句,于是,便萌念写下这段最初的交往。